



夜过摩天岭

丘原 陈谦著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

夜过摩天岭

——记一次难忘的旅行——

——记一次难忘的旅行——

費 天 摩 過 庭

丘 原 陳 謙 著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包括“夜过摩天嶺”“征服鷹嘴崖”“新年”“初春”“花崗石的故事”“森林的春天”“前哨”“未完成的扎記”等八篇特寫和短篇小說。內容都是描寫宝成鐵路和活躍在西南地區的勘探隊的故事，每篇作品都着重地刻划了這兩方面生活中湧現出的新人物，通过緊張的勞動和日常生活表現出他們的理想感情和精神面貌。他們的工作職務虽然不同，有汽車司機、爆破班長、電務維修員、老工程師、女實習生和積極支援建設的老鄉，但是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就是熱愛建設事業，勇於克服困難。這些文章能够鼓舞廣大人民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出更多的力量。

夜 过 摩 天 嶺

丘原 陳謙著

譚學楷等插圖

*

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)
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號

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

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

*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3 $\frac{1}{4}$ 字數60千

195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7,000

目 錄

夜过摩天嶺.....	{ 1 }
征服鷹嘴崖.....	{ 12 }
新年.....	{ 24 }
初春.....	{ 32 }
花崗石的故事.....	{ 42 }
森林的春天.....	{ 51 }
前哨.....	{ 65 }
未完成的札記.....	{ 80 }

經過摩天嶺

烏云壓着銀色的原野。原野上，几十輛載重卡車，頭尾相連，迎着北風飛馳，揚起霧一樣的雪粉。

領隊的，是一輛載重七噸半的“斯柯達”重型卡車。寬敞的司機台內，坐着剛轉業下來的小隊長王海。他約莫二十六歲年紀，雙手握住方向盤，兩眼炯炯的望着前方。前方，公路像一道銀色的激流，翻翻滾滾的向車頭沖來，又急速的往後閃去。

王海快活極了。像這樣丟心大膽的開快車，在朝鮮就連夢里也撈不着的呵；何況這頭次出差，就趕上支援貫穿蜀水巴山的寶成鐵路，怎不叫人興奮、快活哩。

不過，這好機會來得可也不容易。

昨天傍晚，王海纏着站長要任務，恰逢有個材料員來要求運貨。站長向他抱歉的一笑，說：

“這條路不行呀。摩天嶺，雪封山，要過除非是神仙！”

這句話是司機們的口頭禪。說是那摩天嶺，上山九十九道拐，下山百零八轉彎，平時就叫人心驚膽顫，一碰上風雪天氣，就長上翅膀也飛不過去！王海每聽說起，心里就想：多久有機會去闖闖；再險，還比得上咱在朝鮮闖了燈籠彈坑么？

“真的一點办法也沒有么？”那同志失望了，無可奈何的望望站長，又求助的瞧瞧王海。“这样不行！万万不行！”他忽然揮動拳头，激動的喊道。又从衣袋中抓出一把紙片來，塞在站長手里，“看！这些尽是緊急調电！咱那段是今年通車的關鍵，眼下急需補充器材！就好比一个人肚子餓了，等着要东西吃呀！”見站長一声不响，又塞过去一張紙片，“看今下午來的這張吧，已經有个別部門停工待料了，要是明天再不把器材运到，全段工程都要受嚴重影响！”他越說越激動，脹得滿臉通紅，“可是你呢，站長同志，却左推雪封山，右推过不去；你是存心見死不救呀……”

站長神色很尷尬，搓着手，想說什麼，又咬緊嘴唇。王海激動得很。是么！又是關鍵工程，任务又这么緊，怎能撒手不管呢？他心中湧起一股熱勁兒，就向站長說：

“站長，咱們不妨当一回神仙吧。”

“你有把握駛过摩天嶺？”

“兩個肩膀扛着个腦袋，開動開動，沒有走不通的路。”

材料員立刻抓住這一綫希望，死纏住站長不放。王海也左說右劝，又提了許多保證，才算把任务弄到了手。

出發時，站長親自來檢查車輛、裝備。臨了，他默默的向王海伸出手來：“莽小伙子，祝你一路平安。”心里可着实爱上了他的勇敢。

就这样，王海領着他的伙伴，滿載着工地用的器材，兴冲冲的駛上了風雪迷漫的道路。

天色漸漸暗了，又飄起雪花來。公路折入了丘陵地帶。

汽車左彎右拐，道旁不時閃過三角形的木牌：“急彎！”“險！”。看样子，快攏摩天嶺了。王海熟練的更換排擋，靈巧的轉動方向盤，不知怎么，心里老感到：前面摩天嶺那邊，好像正進行着激烈的戰鬥；自己運的不是什么材料、機器，而是一車車支援前線的武器、彈藥。一定得沖過去！他一掀電扭，猛一道白光射出去，照得前面銀光雪亮。立刻，后面也接二連三的亮起了車燈。無數道銀鍊似的白光，像探照燈似的，照亮了滿天飛舞的雪花。

密雪像茫茫霧海。車隊在霧海中前進着。突然，前面路上閃出一個人來，手里揮動着一桿小紅旗。王海來了個急剎車，車身往前一滑，差點撞在那人身上。王海推開車門跨下去，猛一股風雪撲來，打了個寒噤，忙緊一緊棉軍服，拉下毛茸茸的護耳，大步向那人走去。只見那人滿臉怒色，被車燈晃得直眨眼睛，不住吼叫着：

“開轉去！開轉去！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回答還是那句口頭禪。

“看你說得多嚇人！”王海明白已到摩天嶺了，心里盤算着如何對付他，故意逗樂道：“我又不是三歲娃娃，嚇不住的。”

那人並不理睬，繃緊面孔打官腔：

“交通廳有命令，所有車輛，一律不准通過！”

伙伴們全圍上來，七嘴八舌的嚷叫：

“咱們是急事呀！”

“急事也不行！”那人冷冷的扫視大伙一眼。

王海怎么也沒想到会出这样的岔子，一時竟呆住了。真的開轉去嗎？不行，工地等着要材料哩，非过去不行！他沉住气，叫伙伴們先到路旁管理站休息；回头把管理員拉到一边，遞上一支紙烟，笑嘻嘻的問道：

“同志，貴姓？”

“姓王。”

“好巧呀！”王海噴着烟霧，快活的笑道：“我也姓王。誰料到在这搭兒碰上家門哩，哈哈……”

管理員的臉色稍微開朗了些，只是还默默抽着烟，不開腔。

王海打量他穿一身褪色的軍裝，又試探着問道：

“老王，在部隊上待過多久？”

“好幾年。”

“上過火綫嗎？”

“家常便飯！”管理員興奮起來，一把卷起衣袖，露出紫黑色的創疤來：“瞧。”

“哈哈，”王海眨着眼睛笑了，拍拍對方的肩頭：“咱們可有嘴仗打了。你待過部隊，上過火綫，还掛過彩；我問你：要是前綫急需彈藥，該不該馬上支援？”

“當然該。”

“對頭。”王海歛住笑，一本正經的點點頭：“我再問你：要叫你趕運一批彈藥去支援前綫，半路卻碰上個管理員，把旗子这么一揮：‘不准通過！’你心里是什麼滋味呢？”

管理員尷尬的笑笑，臉色變得柔和了。他伸出一根指頭，點着王海的鼻尖：

“真滑頭！可你們運的並不是彈藥呀。”

“難道寶成鐵路算不得一條戰綫么？”

“呵，你們運的是……”

“炸藥、洋灰、空壓機、風鑽機、木料、瀝青……”王海一口氣唸了一長串，又加上一句：“明早非運到不可，要不，工地就停工啦！”

“是這樣……”管理員興奮得跳起來，快步走了一圈，拍拍王海的肩頭：“你別急，我馬上給總站掛個電話！”說完，回身跑進管理站去了。

幾分鐘以後，他笑容滿面的跑出來。王海早等得不耐煩了，急急問道：

“怎麼樣？”

管理員沒答話，只把紅旗一舉，做了個允許通行的姿式。王海高興的喊了聲，一蹶步跳上司機台，開動車子向摩天嶺的陡坡沖去。

“哎……”他長長的吐了口氣。这下過了關口，往后就一帆風順了；說不定半夜就到工地，美美吃一頓、甜甜一覺睡到大天明……他正想得舒心樂意，忽覺得車子怎么不對勁，輪胎下簌簌直响，整個車子忽然打起倒退來！他急了，一蹬剎車，不行，車子仍然緩緩退了回來。

原來這是一道結着厚冰的坡路；坡度太陡，車輪不巴滑。

王海生气了，揪着喇叭，重新開足馬力往上冲，結果仍然退了下來。他跳下車，用大皮靴踢開積雪，叫了兩個司機墊後輪。汽車動一點，立刻墊一點。但不多远，輪子又打滑了，虎虎飛轉，濺了人們一身雪粉。王海沒法，只好又退下來，跳下車，在凍土上狠狠的跺腳，叫道：

“这劳什子陡坡，真是搗蛋鬼！”

司機們都圍上來，搔着腦瓜皮干着急。

“鋪沙！”王海一揮拳头：“拿鉄鍬來。”

“別發優勁了。”管理員擠了上來：“你們二十幾個人，鋪十天十夜也到不了頂！”

唯一的办法不靈了。人們灰頹頹的，望着地面出神。王海皺緊双眉，十根指头捏得咯咯直响。這時，他才開始感到問題嚴重了；一霎時，那几十車器材，彷彿都一古腦兒压上身來。一霎時，彷彿山那邊的工地停止了喧鬧，炮声不响了，機器不動了，电灯熄了，一切都像死样的沉寂。他彷彿看見無數工人立在山崖上，向自己望呀，望呀……抬头望望那黑黢黢的大山，也許人們說得对，除非是神仙……呸！活人豈能遭尿蹇死？呸！

“區公所在哪兒？”他忽然拉住管理員問。

“远啦。”管理員莫明其妙的回答：“往回走，还有四五十里。”

“通電話么？”

老王搖頭。

王海又楞住了。停停，他忽然叫伙伴們暫回管理站去休

息；又向管理員仔細問了區公所的地址，爬上車，招呼一個助手，一道掉頭轟轟馳去了。

夜更深了。雪在車前密密飛舞，車燈只照得丈來遠。人急車慢，王海心頭窩着火，好容易熬到半夜，才到了岔路口；忙跳下車，叫助手守住車子，打燃手電，順岔道奔去。

區公所還有五六里山路。全是彎彎拐拐的羊腸小道。路上積着深雪，一踩一個窟窿。沒走多遠，疲倦襲上身來，不覺連連打了幾個呵欠；眼皮重沉沉的老往下搭。說真話，開了一天車，是機器也要累得不行了。

但他沒理睬，堅持着往前走，走呀走呀，走了好一段山路；忽然腳下一虛，一下子陷進一道深溝，雪一直埋齊脖子，掙扎一下，動也不能動。

“完了！”他耷拉著頭，感到強烈的疲倦和寒冷把他征服了。但他猛的驚醒了，不行！只要睡着，一切都完了。他掙扎着拔出雙手，使勁刨雪。雪凍結了，好一陣才刨了個小坑，怎麼辦？抬頭看看，天空漆黑，風聲淒厲！他忽然想起在朝鮮，不也是這樣的夜么？不也是這樣的風雪天么？怎麼熬過來的呢？呸！几捧凍雪就難得住人么！他彷彿又感到那車上的器材壓上肩來，彷彿又看見那數不清的眼睛在眼巴巴的盼望着……這是建設呵！他想起在朝鮮是怎麼日夜盼呀盼呀……

干！他一橫心，拚了全力刨雪，沙沙的揚起雪粉、雪塊；胸露出來了，腰露出來了，膝蓋露出來了，他終於爬出了雪坑，搖搖晃晃的站起來。雪更密，風更大了，渾身的衣裳也凍硬了。他踉踉蹌蹌往前走，心頭只模糊的意識着：走！走！

短短一段路，竟走了一個多鐘頭！到了，那不是區公所的白房子么，還亮着燈光哩，他笑了笑，使勁叩了一下門，便全身卷縮到地上去了……

王海醒來時，就好像做夢一樣，眼前燈火通明，自己靠在籐椅上，面前擺着熱騰騰的面食，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人站在面前，正笑吟吟的望着自己。他連忙揉揉眼，撐起身，問道：

“區委書記在么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那人點點頭。

“呵！王海高興得跳起來，搶上去握住他的雙手：“我正是找你來的……”

“吃吧，吃了再說。”區委書記止住他道。

“不忙，我有急事呵。”王海耐不住，急忙敘說了緊急的原因；最後添上說：“千萬請你們幫個忙。”

“幫忙？”區委書記哈哈的笑起來：“小伙子，怎能這樣說？這原是我們自己的事呀！”他一面招呼王海吃東西；一面抓電話筒，大聲的叫喊鄉政府，合作社……

王海安心的笑了，狼吞虎嚥的吃起來。

半夜過了。在公路管理站里，司機們早等得不耐煩，有的圍着火塘烤火，有的靠着椅子打瞌睡。只有管理員老王還站在門口，東瞅西看。忽然，他驚叫起來：

“看，那是什麼？”

人們都驚醒了，墊起腳尖往摩天嶺上了望。呀，那黑沉沉的山腰上，竟然出現了一顆紅紅的星火！

星火一明一暗的，在漫天風雪中移動着，接着旁邊又出現



社員們捨不得走，都站在公路兩旁望着緩緩開上來的車隊。

了第二顆、第三顆……眨眼間，遍山都在閃閃爍爍，像滿天繁星一般。

“農民弟兄支援咱們來啦！”

司機們歡呼一聲，拔腿沖出門，直往山腳奔去。不一陣，便听得山下一片會師的歡呼，響徹了風雪的山野。

王海開車轉來時，一點也不疲倦了。遠遠望見山上火光透明，陣陣傳來嘈雜的叫喊聲；便知道大伙已經干開了，忙加大油門往前馳去，繞過所有停在路旁的車輛，來到陡坡跟前，只見坡上已整整齐齊鋪了兩列沙土。車輪一搭上，便好像開上平坦的柏油馬路似的，沙沙沙的飛上去了。

轉了幾個大彎，前面出現了鋪路的人羣，司機們夾在農民中間，正搞得熱火朝天。大伙見汽車開來，都舉起工具歡呼。王海刹住車，跳下去，順手把老王的鐵鍬奪過來：“你歇歇。”用勁往雪堆剷去……

早晨，風雪停了。天邊現出燦爛的朝霞。

摩天嶺上，人們早已完工了。社員們舍不得走，都站在公路兩旁，望着緩緩開上來的車隊。領頭的仍是那輛“斯柯達”重型卡車。王海坐在寬敞的司機台內，滿臉笑意的伸手向社員們告別。車窗外，突然看見了管理員老王。

“喂，”王海逗樂道，“顯一手，把你那四言八句再唸來听听。”

“嘿嘿，”老王只笑不開口。

“這樣改好不好：摩天嶺，雪封山，咱們本領賽神仙！”

“好！”

汽車速度增快了。最后一張臉閃过去了，王海耳旁还响着陣陣欢呼声，轉一个弯，吹！好一片遼闊的山河！那白色的是積雪的山嶺；褐色的是新劈開的懸崖；藍閃閃的是嘉陵江；江上船只往來，兩岸紅旗飄揚；陣陣傳來机器声、爆炸声、还夾雜着高亢的船工号子声，震得空气打顫……

望着望着，王海心头忽然騰起一股狂喜，那滋味，就像在朝鮮，每次把軍火运到前綫時一样。他一扭方向盤，車子就像一只山鷹似的，順着弯弯曲曲的公路，往那陽光閃閃的工地飛了下去。

（譚学楷插图）

鷹嘴崖

天才麻麻亮，工班長張明就起床了。

整晚，他又興奮又緊張，一直沒睡好覺，心頭老是掛念着鷹嘴崖放大砲的事情。這是他眼巴巴盼望了好久的日子，也是他的不比尋常的“爆炸建議”受最後考驗的一天，怎能叫人興奮緊張呢！

半年前，寶成鐵路剛在這帶開工那時候，大伙就為這鷹嘴崖傷透腦筋了。鷹嘴崖——它像小山頭似的懸在高崖上，足有兩萬多方，全是最堅硬的“特堅石”。石頭硬事小，惱火的是站不上人，估計每天只能炸下幾方石頭。照這個速度下去，正如工人們所說的：老牛拉車的勁兒，再過十年八載也通不了車！

張明是個砲工，在成渝鐵路開挖過有名的柏樹坳大隧道。他眼見任務完不成，心頭着急，一下班便跑到山頭上去琢磨，爬在半崖上，拿根皮尺東比西畫。還有個青工馬小鬼幫着他搞，一連搞了好幾天，終於琢磨出一個“放大砲”的計劃來。

這是一個不尋常的驚人計劃：要在鷹嘴崖上打四個很深的洞子，裝上幾千公斤炸藥，一次把山頭全炸下來。

這樣巨大的爆炸計劃，好多人連聽也沒聽說過，免不了要